

歷代名臣奏疏

歷代名臣奏疏卷之六

明太史王錫爵擇

後學唐克仁彙

○元祐皇后論中外制畧

宋高宗建炎元年

康王即皇帝位於應天府大赦改元建炎先是皇后降
手書告中外俾康王嗣統其畧曰歷年二百人不知兵
傳序九君世無失德雖舉族有北轅之象而敷天同左
袒之心乃眷賢王越居舊服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
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存茲乃天意夫豈人
謀

李綱任賢疏

宋高宗建炎元年

綱上疏曰興衰撥亂之主非英哲不足以當之惟其英
哲故用心別是以惟大事而不為小故之所搖惟其哲
見善明是以任君子而不為小人之所間在昔人君體
此道者惟漢之高光唐之太宗本朝之藝祖太宗顯陛
下以為法

○李綱上十事疏

唐高宗建炎元年

李綱固辭相位不許頓首泣謝且言唐明皇欲相姚崇
崇以十事要說皆中一時之病今臣亦以十事仰干天
聽陛下度其可行者賜之施行臣乃敢受命一日議國
是中國之御四夷能守而後可戰能戰而後可和而靖

康之末皆失之。今欲戰則不足，欲和則不可。莫若先自治。專以守爲策。俟吾政事脩，士氣振，然後可議大舉。二曰：議巡幸。車駕不可不一到京師，見宗廟以慰都人之心。度未可居，則爲巡幸之計。天下形勢，長安爲上，襄陽次之，建康又次之。皆當詔有司豫爲之備。三曰：議赦令。祖宗登極赦令皆有常式。前日赦書乃以張邦昌僞赦爲法。如赦惡逆及罪廢官，盡復官職，皆泛濫不可行。宜悉改正。四曰：議僭逆。張邦昌爲國大臣，不能臨難死節，而挾金人之勢，易姓改號，宜正典刑，垂戒萬世。五曰：議僞命。國家更大變，鮮仗節死義之士，而受僞官者不可

勝數。昔肅宗平賊，污偽命者以六等定罪，宜倣之以勵士風。六曰：議戰軍政久廢，士氣怯惰，宜一新紀律，信賞必罰，以作其氣。七曰：議守敵情狡獪，勢必復來，宜於沿河江淮措置控禦，以扼其衝。八曰：議政本政出多門，紀綱紊亂，宜一歸之中書，則朝廷尊。九曰：議久任，靖康間進退大臣太速，功效蔑著，宜慎擇而久任之，以責成功。十曰：議脩德，上始膺天命，宜益脩孝弟恭儉，以副四海之望，而致中興。

○李綱論張邦昌僭逆疏

宋高宗建炎元年

帝曰：二事乃今日政刑之大者，邦昌當道君朝。

在政府者十年淵聖即位首擢爲相方國家禍難金人
爲易姓之謀邦昌如能以死守節推明天下戴宋之義
以感動其心敵人未必不悔禍而存趙氏邦昌方以爲
得計偃然正位號處宮禁擅降僞詔以止四方勤王之
師及知天下之不與不得已乃請元祐太后垂簾聽政
而議奉迎夫春秋之法入臣無將將而必誅趙盾不討
賊則書以弑君今邦昌已僭位號敵退而止勤王之師
非特將與不討賊而已劉盆子以漢宗室爲赤眉所立
其後以十萬之衆降光武但待之不死邦昌以臣易君
罪大於盆子既不正其罪又尊崇之此何理也陛下欲

建中興之業而尊崇僭逆之臣以示四方其誰不解
又僞命臣僚一切置而不問何以厲天下士大夫之節
又曰邦昌僭逆豈可使之在朝廷使道路指目之曰此
亦一天子哉因泣拜曰臣不可與邦昌同列當以笏擊
之陛下必欲用邦昌第罷臣帝頗感動

○經制兩河議

宋高宗建炎元年

以李綱兼御宮使綱入對言曰今國勢不逮靖康間遠
甚然而可爲者陛下英斷於上群臣輯睦於下庶幾靖
康之業可革而中興可固然非有規模而知先後緩急
之序則不能以成功夫外禦強敵內銷賊盜脩軍政變

士風裕邦財、惠民力、改弊法、省冗官、誠號令以感人心、信賞罰以作士氣、擇帥臣以任方面、選監司郡守以奉行新政、俟吾所以自治者、政事已備、然後可以問罪、金人迎還二帝、此謂規模也、至於所當急而先者、則在於料理河北河東、蓋河北河東者國之屏蔽也、料理稍就、然後中原可保、東南可安、今河東所失者、恒代太原澤潞汾晉、餘郡猶存也、河北所失者、真定懷衛瀋四州、其餘二十餘郡、皆為朝廷守、兩路士民、兵將所以戴宋者、其心甚堅、皆推豪傑以為首領、多者數萬、少者亦不下萬人、朝廷不因此時置司遣使、以恩慰撫之、珍兵以獲

其危急臣恐衆盡力疲坐受金人之困雖懷忠義之心
援兵不至危迫無告必且憤怨朝廷金人因得撫而用
之皆精兵也莫若於河北置招撫司河東置經制司擇
有才畧者為之使宣諭天子所以不忍棄兩河於敵國
之意有能全一州復一郡者以為節度防禦團練使如
唐方鎮之制使自為守非惟絕其投敵之心又可資其
禦敵之力使朝廷永無北顧之憂最今日之先務也帝
善其言

宗澤論和議疏

宋高宗建炎元年

澤在襄陽聞黃柏善復倡和議上疏曰自金人再至朝

廷未嘗命一將出一師，但聞姦邪之臣，朝進一言以告和，暮入一說以乞盟，終至二聖北遷，宗社蒙耻。臣意陛下赫然震怒，大明黜陟，以再造王室。今即位四十日矣，未聞有大號令，但見刑部指揮云：不得騰播赦文，汴河之東西，陝之蒲解者，是褫天下忠義之氣，而自絕其民也。臣雖驚怯，當躬冒矢石，爲諸將先得捐軀報國恩足矣。帝覽其言而壯之。

○岳飛論定謀

宋高宗建炎元年

張所以岳飛爲中軍統領，問之曰：爾能敵幾何？飛曰：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謀。禦枝曳柴以敗荆，莫敖采樵以

致絞皆謀定也。所矍然曰：君殆非行伍中人。飛因說：折
曰：國家都汴，恃河北以為固。苟馮據要衝，峙列重鎮，一
城受圍，則諸城或撓或救，金人不能窺河南，而京師根
本之地固矣。招撫誠能提兵壓境，飛唯命是長，所大喜。

○議南幸

宋高宗建炎元年

李綱言：車駕巡幸之所，關中為上，襄陽次之，建康為下。
陛下縱未能行上策，猶當且適襄鄧，示不忘故都，以繫
天下之心。不然，中原非復我有。車駕還闕，無期。天下之
勢遂傾，不復振矣。帝乃諭兩京以還都之意。讀者皆感
其忠，而有詔欲幸東南避敵。綱極言其不可，且曰：自古

中興之主起於東則足以據中原而有東南起於東
南則不能以復中原而有西北蓋天下精兵健馬皆在
西北一旦委中原而棄之豈惟金人將乘間以擾內地
盜賊亦將蜂起爲亂跨州連邑陛下雖欲還關不可得
矣况欲治兵勝敵以歸二聖哉夫南陽光武之所興有
高山峻嶺可以控扼有寬城平野可以屯兵西隣關陝
可以召將士東達江淮可以運穀粟南通荆湖巴蜀可
以取財貨北距王都可以遣救援暨議駐驛乃還汴都
策無出於此者今乘舟順流而適東南固甚安便第恐
一失中原則東南不能必其無事雖欲退保一隅不可

得也。况常降詔許留中原人心悅服。柰何詔墨未乾。遽失大信於天下。帝乃許幸南陽。

宗澤請車駕還京師疏

宋高宗建炎二年

澤遣子穎詣闕上疏曰。天下之事。見幾而爲。待時而動。則事無不成。今收復京洛。而金酋渡河。捍敵滑臺。而敵國屢敗。河東河北。山寨義兵。引領舉踵。日望官兵之至。以幾以時而言之。中興之地。可見而金人滅亡之期。可必在陛下。見幾乘時而已。若規規爲偏霸之謀。豈非鄙之甚乎。尋復上疏言。丁進數十萬衆。鎮守護京城。李

同致死力臣願陛下及此時還京則衆心翕然何敵之足憂乎又言聖人愛其親以及人之親所以教人孝敬其兄以及人之兄所以教人弟陛下當與忠臣義士合謀肆討迎復二聖使天下知孝弟帝得䟽又聞信王將渡河入汴乃降詔擇日還京

○宗澤請渡河䟽

宋高宗建炎二年

澤上䟽曰臣欲乘此尋月遣彥等自滑州渡河取懷衛瀋相等州王再興等自鄭州直護西京陵寢馬擴等自大名取洛相真定楊進王善丁進等各以所領兵分路並進既渡河則山寨忠義之民有應者不啻百萬願陛

下早還京師臣當躬冒矢石爲諸將先中興之業可立致疏入黃潛善等忌澤成功從中沮之

○趙子砥論和議用兵

宋高宗建炎二年

子砥自燕山逃歸命輔臣問北事甚悉子砥大畧言金人講和以用兵我國斂兵以待和吾國與金勢不兩立昔契丹主議和女真主用兵十餘年間竟滅契丹今復蹈其轍譬人畏虎以肉餵之食盡終於噬人若設陷穽以待之然後可以制虎矣

○汪若海附宣撫川陝議

宋高宗建炎二年

初張浚宣撫川陝之議未決監登聞檢院汪若海曰天

下者常山蛇勢也。秦蜀爲首，東南爲尾，中原爲脊。今以東南爲首，安能起天下之脊哉？將圖恢復，必在川陝。浚大悅。

○趙鼎請罷王安石配享神宗廟庭疏

宋高宗建炎三年

鼎上疏曰：自王安石用事，變祖宗之法，而民始病。假闢國之謀，造生邊患，興理財之政，窮困民力。設虛無之學，敗壞人財。至崇寧初，蔡京托紹述之名，盡祖安石之政。凡今日之患，始於安石，成於蔡京。今安石猶配享神宗，而京之黨未除，時政之缺莫大於此。

張守六思

宋高宗建炎三年

六月霖雨詔郎官以上言闕政中丞張守上疏曰陛下處宮室之安則思二帝母后窮廬毳幕之居烹膳饁之奉則思二帝母后膾肉酪漿之味服細煖之衣則思二帝母后窮邊絕塞之寒苦捺予奪之柄則思二帝母后語言動作之受制於人享嬪御之適則思二帝母后誰爲之使令對臣下之朝則思二帝母后誰爲之尊禮思之又思兢兢栗栗聖心不倦而天下不爲之助順者萬無是理也

林勳本政書

宋高宗建炎三年

廣州教授林勳上本政書凡十三篇言國朝兵農之政

大抵因唐末今農貧而多矣。戩兵驕而不可用，地利多遺財用不足，皆本政不脩之故。宜倣古井田之制，使民一夫受田五十畝，其有羨田之家毋得市田，其無田與游惰末作者皆驅之使爲隸農以耕田之羨者而雜紐錢穀以爲什一之稅，每十六夫爲一井，每井賦二兵馬一匹，蠶婦之貢絹三尺，綿一兩，非蠶婦則布六尺，麻二兩，其外不得橫征也。

○胡寅上七策疏

宋高宗建炎三年

賈疏曰：陛下以親王介弟受淵聖皇弟之命出師河北，二帝既遷則當糾合義師，北向迎請而乃亟居尊位，建

立太子不復歸覲宮闕。展省陵寢。偷安歲月。畧無扞禦。及虜騎乘虛。匹馬南渡。一向畏縮。惟務遠逃。軍民怨咨。恐非自全之計也。進七策。一曰罷和議而脩戰略。二曰置行臺以區別緩急之務。三曰務實效去虛文。四曰大起天下之兵以自強。五曰都荆襄。六曰選宗室之賢才者封建任使之。七曰存紀綱以立國體。

○趙鼎經營大業計

宋高宗建炎三年

趙鼎自右司諫拜侍御史所言四十事。施行者三十有六。及金人至江上。鼎陳戰守禦三策。拜中丞。鼎言經營中原。當自關中始。經營關中。當自蜀始。欲幸蜀。當自荆

襄始吳越介在一隅非進取中原之地荆襄左顧川陝
右控湖湘而瞰京洛三國所必爭宜以爲行關而屯重
兵於襄陽運江淅之粟以資川陝之兵經營大業計無
出於此、

劉子羽議守川蜀

宋高宗建炎四年

張浚退守興州命吳玠守和尚原時浚輜重焚棄將士
散亡惟親兵千餘自隨人情大沮或請徙治夔州叅軍
事劉子羽叱之曰孺子可斬也四川全盛敵欲入寇久
矣直以川右有鐵山棧道之險未敢遽窺爾今不堅守
縱使深入而吾僻處夔陝遂與關中聲援不相聞進退

失計悔將何及。今幸敵方肆掠未逼近郡宣司。但當留駐興州外繫關中之望。內安全蜀之心。急遣官屬出關呼召諸將。收集散亡。據險固壘。觀釁而動。庶可以補前愆耳。浚然其言。

張九成對直言無隱策

宋高宗紹興元年

九成對策曰。禍亂之作。天所以開聖人也。願陛下以剛大爲心。無以驚憂自沮。前世中興之主。大抵以剛德爲尚。去讒節慾。遠佞防姦。皆中興之本也。且閭巷之人。皆有父兄妻子之樂。陛下貴爲天子。冬不得溫。夏不得涼。下不得省感。時遇物懷悅於心。豈不思所以還二聖。

之車乎

○婁寅亮乞選太祖後疏

宋高宗紹興元年

寅亮上疏曰先正有言太祖舍其子而立弟此天下之
大公周王薨章聖取宗室育之宮中此天下之大慮今
有天下者獨陛下一人而已屬者枌寢未繁前星不耀
孤立無助有識寒心崇寧以來諛臣進說獨推濮王子
孫以爲近屬餘皆謂之同姓遂使昌陵之後寂寥無聞
僅同民庶藝祖在上莫肯顧歆此金人所以未悔禍也
望陛下選太祖諸孫有賢德者視秩親王俾牧九州以
待皇嗣之生退處藩服庶幾上慰在天之靈下繫人心

之望、疏奏帝讀之感嘆

、胡安國上時政論

宋高宗紹興二年

其言以爲保國必先定計、定計必先建都、建都擇地、先設險、分土必先制國、制國以守必先恤民、夫國之有民、猶人之有元氣、不可不恤也。除亂賊、選縣令、輕賦歛、更弊法、省官吏、皆恤民事也。而行此有道、必先立政、立政有經、必先覈實、而後賞罰當、賞罰當而後號令行、人心順從、惟上所命、以守則固、以戰則勝、以攻則服、天下定矣。然欲致此、顧人主志尚何如耳。尚志所以立本也、立心所以決事也。養氣所以制敵也、宏度所以用人也。

寬隱所以明德也。具此五者，帝王之能事畢矣。

趙鼎堅帝任用疏

宋高宗紹興四年

鼎條奏便宜朱勝非忌而抑之，乃上疏曰：頃者陛下遣張浚出使川陝，國勢百倍於今。浚有補天浴日之功，陛下有礪山帶河之誓。君臣相信，古今無二。而終致物議，以被竄逐。夫喪師失地，浚則有之，然未必如言者之甚也。大抵專黜陟之典，受不御之權，則小人不安其分，謂爵賞可以苟求，一不如意，便生觖望。是時蜀士至於醵金募人詣闕訟之，以無為有，何以自明？故有志之士，欲為罔之事者，每以浚為戒。今臣無浚之功，當此重賁去。

朝廷遠恐好惡是非行復紛更權聰明之下矣伏望閣
臣孤忠使得展布四体少寬陛下西顧之憂

○李綱戰守和利害疏

宋高宗紹興四年

趙鼎奏金人遁歸尤當博采群言為善後之計於是詔
前宰執議攻戰脩禦措置綏懷之方提舉洞霄宮李綱
上疏曰陛下勿以退敵為可喜而以警仇未報為可憤
弗以東南為可安而以中原未復神州赤縣陷於敵國
為可耻弗以諸將屢捷為可賀而以軍政未脩士氣未
振尚使疆敵得以潛逃為可虞議者或謂敵馬既退當
遂用六為大舉之計臣竊以為生理未固而欲浪戰以

僥倖非制勝之術也。今朝廷以東南為根本，將士暴露
之久，財用調度之煩，民力科取之困，苟不太備，守備痛
自料理，先為自固之計，何以能萬全而制敵？議者又謂
敵人既退，當自保據一隅，以苟目前之安。臣謂祖宗境
土豈可坐視淪陷而不務恢復？若今歲不征，明年不戰，
使敵勢益張，而吾之所糾合精銳士馬，日以耗損，何以
圖敵？為今之議，唯宜於防守既固，軍政既備之後，即議
攻討，乃為得計。其守備之宜，則當料理淮、甸、荆、襄，以為
東南屏蔽。夫六朝之所以能保有江左者，以強兵巨鎮，
盡在淮南、荆、襄。

今當以淮之東西及荆襄置三大

雖重兵以臨之、分遣偏師進守支郡、加以戰艦水軍、
上連下接、自為防守、敵馬雖多、不敢輕犯、東路以揚州
為帥府、而以江東財用給之、西路以廬州為帥府、而以
江西財用給之、荆襄以襄陽為帥府、而以湖北財用給
之、徐議營田使之贍養、假以歲月、則藩籬以成、然後可
以議戰攻之利、亦當分責於諸路大帥、如淮東西之帥、
則當責以收復京東西路荆襄之帥、則當責以收復京
西南北路川陝之帥、則當責以收復陝西五路、此在陛
下聖意先定於中、而以至誠不倦、決斷行之、蓋無不可
成之理、今營寨未復、舊都莫如權宜於建康、駐蹕、控引

一溯襟帶江湖運漕財穀無不便利然淮南有藩籬形勢之固然後建康爲可都願陛下與二三大臣熟計又曰陛下臨御迨九年憂動雖至而中興之效邈乎無聞則群臣誤陛下之故也陛下觀近年以來所用之人慨然敢以天下之重自任者幾人平居無事小廉曲謹似可無過忽有攘攘則錯愕無所措手是不過奉身以退天下憂危之重委之陛下而已有臣如此不知何補於國而陛下亦安取此夫用人如用醫必先知其術業可以已病乃可使之進藥而責成功今不詳察其術業而姑試之則雖日易一醫無補於病徒加疾而已大槩近

年間暇則以和議爲得計而以治兵爲失策倉卒則以退避爲愛君而以進禦爲誤國上下偷安不爲長久之計天步艱難國勢益弱戕此之由今天啟宸衷悟前日和議退避之失親臨大敵天威所臨使北軍數十萬之衆震怖不敢南渡潛師宵奔則和議之於治兵退避之於進禦其效崇可見矣然敵兵雖退未大懲創安知其秋高馬肥不再來擾我疆場使疲於奔命哉且退避之策可暫而不可常可一而不可再退一步則失一城退一尺則失一尺往時自南都退而至雒陽則河北河東皆失矣自雒陽退而至江湘則京東西失矣萬有一

敵時南牧將... 不知何所適而可乎航海之策萬
乘冒風濤之險此又不可之尤者惟當於國家閒暇之
時明刑政治軍旅選將帥備車馬脩器械峙糗糧積金
帛敵來則禦乘時而奮以光復祖宗之大業此最上策
也臣願陛下自今以往弗復爲退避之計夫古者敵國
善隣則有和親仇讐之邦鮮復遣使令金人造營之深
知我必報其指意爲何如而我且卑辭厚幣屈體以求
之此下也... 禮物所費不貲使詔注來... 志
士氣而又... 我必不可從之事制我以必不敢爲之
謀是和平之成而彼爲此撓撓也非特如此於吾自治

自強之計、動輒相妨、實有所害。臣願陛下自今以往、弗復遣議和之使。二者既定、擇所當爲者、一切以至誠爲之。俟吾之政事脩、倉廩實、府庫充、器用脩、士氣振、力有可爲、乃議大舉。則兵雖未交、而勝負之勢決矣。惟陛下正心以正朝廷、百官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分、則是非明、賞罰當、自然藩方協力、將士用命。雖強敵不足畏、逆臣不足憂。此特在陛下方寸間耳。

○胡寅諫罷何薜如金疏

宋高宗紹興五年

上疏言女真乃陛下讐也。自建炎丁未至於紹興甲子、
何薜厚禮以問安迎請爲名、而遣使者不知幾

人矣。然二帝所在，見二帝之面，得女真之要領，因講和而能息虜兵者，誰歟？但見通和之使未息，虜而黃河長，淮大江相次失險矣。劉豫稱兵犯順矣。女真知中國所重在二帝所恨在劫質所畏在用兵，則常示欲和之端，增吾所重，平吾所恨，匿吾所畏，而中國坐受此餌。既久而後悟也。天下其謂自是改圖必矣。何為復出此謬計耶？苟曰姑為是，豈有脩書稱臣，厚費金帛，而成就一姑息之事也？苟曰以二帝之故，不得不然，則前效可考矣。况歲月益久，虜情益閔，必無可通之理。適觀何薛之事，恐和說復行，國論傾危，士氣沮喪，所繫不細。疏入，詔褒

岳飛畫平楊么策

宋高宗紹興五年

時張浚至潭州，席益疑飛玩寇，欲以聞。浚曰：「岳侯忠孝人也，兵有深機，胡可易言。」會朝，旨召張浚還防秋，飛袖小圖示浚。浚欲俟來年議之，飛曰：「已有定畫，都督能少留八日，可破賊。」浚曰：「何言之易？」飛曰：「玉四廂以玉師攻，水寇則難，飛以水寇攻，水寇則易。水戰我短彼長，以所攻所長，是以難。若因敵將用敵兵，奪其手足之功，賊必心腹之托，使孤立，而以王師乘之，今日之內當俘諸賊。」浚曰：「岳且攻，且招，盡平之。」果今日而捷書至潭州。

張浚嘆曰岳侯神筭也、

○陳公輔論時禍

宋高宗紹興六年

公輔言今日之禍實由公卿大夫無氣節忠義不能維持天下國家平時既無忠言直道緩急詎肯伏節死義豈非安石學術壞之邪安石政事壞人才學術壞人心三經字說詆誣聖人破碎大道非一端也春秋正名分定褒貶俾亂臣賊子懼安石使學者不治春秋史漢成敗安危存亡理亂爲世龜鑑安石使學者不讀史漢揚雄不死王莽之篡而著劇秦美新之文安石乃曰於孔子無可無不可之義馮道事四姓八君安石乃曰

善過難以存身何公知皆臣安不之
義也。蹶入帝大喜授左司諫賜三品服

○張浚保淮南之議

宋高宗紹興六年

劉麟進逼合肥帝慮張俊劉光不世足任因命岳飛盡以兵東下而手札付浚令俊光世沂中等還保江上浚言若令俊等渡江則無淮南而長江之險與賊共有淮南之屯正所以屏蔽大江使賊得淮南因糧就運以爲家計江南其可保乎今正當合兵掩擊可保必勝若一有退意則大事去矣且岳飛一動襄漢有警何所恃乎願朝廷弗專制於中使諸將有所觀望也帝手書報浚曰

非卿識高遠慮何以及此

張浚請遵以日易月之制

宋高宗紹興七年

帝欲逐終服張浚言天子之孝不與士庶同必思所以奉宗廟社稷今梓宮未返天下塗炭願陛下揮淚而起斂髮而趨一怒以安天下之民帝乃命浚草詔告諭群臣外朝免從所請以日易月宮中仍行三年之喪

張浚乞賜罷黜疏

宋高宗紹興七年

浚上疏曰陛下思慕兩宮憂勞百姓臣每感慨自期誓殲敵讐十年之間親養缺然爰及妻孥莫之私顧其意亦欲遂陛下孝養之心拯生民於塗炭昊天不吊禍變

忽生使陛下抱無窮之痛罪將誰執念昔陝蜀之行陛下命臣曰我有大隙於北顧此至耻惟爾是屬而臣終隳成力使敵無憚今日之禍端自臣致乞賜罷黜帝詔視事

○岳飛論恢復

宋高宗紹興七年

先是岳飛留建康見帝數論恢復之略且上疏言金人所以立劉豫於河南蓋欲荼毒中原以中國攻中國彼得以休兵觀釁臣欲陛下假臣月日便則提兵趨京洛據河陽陝府潼關以號召五路叛將叛將既還遣王師前進彼必棄汴而走河北京畿陝右可以盡復然後

大澤清絕畧而河如此則劉豫成擒金人可滅社稷長久之計實在此舉

○岳飛論置淮西軍帥議

宋高宗紹興七年

飛圖大舉會秦檜主和議忌之言於帝請詔詣都督張浚議事浚謂飛曰王德淮西軍所服浚欲以爲都統命呂祉以督府叅謀領之如何飛曰德與鄜瑀素不相下一旦樞之在上則必爭呂尚書不習軍旅恐不足服衆浚曰張俊楊沂中如何飛曰張宣撫飛之舊帥也然其人暴而寡謀沂中視德等耳豈能御此軍哉浚艱然曰浚固知非太尉不可也飛曰都督以正問飛飛不敢不

名臣奏議 卷之六
盡其愚豈以得軍爲念哉、

○胡安國論禁陳頤之學疏

宋高宗紹興七年

張浚薦安國帝召之將行聞陳公輔乞禁程頤之學乃
上疏曰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然後
知其可學而至今使學者師孔孟而禁收頤學是入室
而不由戶也夫順於易因理以明象而知体用之一原
於春秋見於行事而知聖人之大用諸經語孟皆發其
微旨而知其入德之方則任言怪語豈其文哉孝弟顯
於家忠誠動於鄉非其道義一介不以取予則高視闊
步其行哉自嘉祐以來頤與兄顥及邵雍張載皆以

以道德名世著書立言公卿大夫所欽慕而師尊之及
王安石蔡京等曲加貶抑故其道不行望下禮官討論
故事加之封爵載在祀典比於荀楊韓氏仍詔館閣裒
其遺書羽翼六經使邪說者不得作而道術定矣

岳飛復進恢復疏

宋高宗紹興七年

飛至鎮上奏言比者寢閣之命咸謂聖斷已堅何至今
尚未決臣願提兵進討順天道因人心以曲直爲老壯
以順逆爲強弱萬全之效可必錢塘僻在海隅非用武
地願都上游用光武故事親率六軍往來督戰庶將士
知聖意所向人人用命

張守請留建康疏

宋高宗紹興八年

時帝以婁炤言議還臨安張守言建康自古為帝王都
氣象雄偉且據都會以經理中原依其險阻以捍禦強
敵陛下席未暖今又巡幸百司六軍有動盪之苦民力
邦用有煩費之憂少安於此以繫中原民心

○胡銓上高宗封事

宋高宗紹興八年

謹按王倫本一狎邪小人市井無賴頃緣宰相無識遂
舉以使虜惟務詐誕欺罔天聽驟得美官天下之人切
齒痛恨今者無故誘致虜使以詔諭江南為名是欲臣
妾也。是欲劉豫我也劉豫臣事醜虜南面稱王自以

爲子孫帝王萬世不拔之業。一旦豺狼改履，猝而縛之。父子爲虜，商鑑不遠而倫。又欲陛下效之。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也。柰何以祖宗之天下爲犬戎之天下，以祖宗之位爲犬戎藩臣之位。陛下一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盡汙夷狄。祖宗數百年之赤子，盡爲左衽。朝廷宰執，盡爲陪臣。天下士大夫，皆當裂冠毀冕，變爲胡服。異時豺狼無厭之求，安知不加我無禮如劉豫也哉。夫三尺童子，至無知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則怙然。至今醜虜則犬豕也。堂堂天朝，相率而拜犬豕，曾童孺之所羞，而陛下忍爲之邪。倫之議乃凡

我一屈膝則梓宮可還。太后可復。淵聖可歸。中原可得。嗚呼！自變故以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陷陛下哉！而卒無一驗。是虜之情偽已可知矣。陛下尚不覺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國大讐而不報，含垢忍耻，舉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虜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况醜虜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奸邪濟之。梓宮決不可還。太后決不可復。淵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復伸。國勢陵夷，不可復振。可為痛哭流涕。長太息也。向者陛下開關海道，危如累卵，當時尚不。言北面臣虜，况今國勢殫張，諸將凶銳，士卒思奮，只如

頃者醜虜陸梁僞豫入寇。固嘗敗之於襄陽。敗之於淮。上敗之於渦口。敗之於淮陰。較之前日蹈海之危。已萬萬矣。儻不得已而遂至於用兵。則我豈遽出虜人下哉。今無故而反臣之欲。屈萬乘之尊。下穹廬之拜。三軍之士不戰而氣亦索。此魯仲連所以義不帝秦。非惜夫帝秦之虛名。惜夫天下大勢有所不可也。今內而百官外而軍民萬口。一談皆欲食倫之肉。謗議洶洶。陛下不聞正恐一旦變作禍。且不測。臣切謂不斬王倫。國之存亡未可知也。雖然。倫不足道也。秦檜以腹心大臣而亦屬之陛下。有責。爵之資。檜不能致陛下如虜處。而欲導陛下

下如石晉近者禮部侍郎曾開等引古誼以折之。檜乃厲聲曰：「侍郎知故事，我獨不知，則檜之遂非，狼狽已自可見。而乃建白令臺諫授臣僉議，可否是乃畏天下議已，而令臺諫授臣共分謗耳。有識之士皆以爲朝廷無人，吁！可惜哉！」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夫管仲，霸者之佐耳，尚能變左衽之區爲衣冠之會。秦檜，大國之相也，反驅衣冠之俗，歸左衽之鄉，則檜也不惟陛下之罪人，實管仲之罪人也。孫近附會檜議，遂得叅知政事。天下望治有如飢渴，而近伴食中書，漫不可否。事檜，檜亦曰：「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

臣嘗至政事堂三發問而近不答。但曰：已令臺諫侍從議矣。嗚呼！參贊大政，徒取克位如此。有如虜騎長驅，尚能折衝禦侮耶？臣竊謂秦檜孫近亦可斬也。臣備員樞屬，義不與檜等共戴天。區區之心，願斬三人頭竿之藁街。然後羈留虜使，責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信。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耳。寧能處小朝廷求活耶？

○李綱詳奏和金得失疏

宋高宗紹興八年

網上疏言：朝廷使王倫使金國奉迎梓宮，往返屢矣。今倫之歸，與虜使偕，乃以詔諭江南為名，不署國號。而曰

江南不云通問而曰詔諭此何禮也臣在遠方不知曲折然以愚意料之虜爲此名以遣使其邀求有五必降詔書欲陛下屈體降禮以聽受一也必有赦文欲朝廷宣布頒示郡縣二也必立約束欲陛下奉藩稱臣稟其號令三也必求我賂廣其數目使我坐困四也必求割地以江南爲畧五也此五者朝廷愆其一則大事去矣令人變詐不測貪惓無厭縱使聽其詔令奉藩稱臣其志猶未已必繼有號召或使親迎捧宮或使輦車入覲或使移易將相或使改革政事或竭取賦稅或股削土

使之則無有紀極一不從則前功盡棄反爲兵端以

謂權時之宜聽其邀求可無悔者非愚則誣也

○張浚論和議之非

宋高宗紹興九年

初直學士院婁昭草赦文畧曰乃上穹開悔過之期而大金報許和之約割河南之境土歸我輿圖戢宇內之干戈用全民命張浚在永州上疏言燕雲之舉其鑒不遠虜自宣和以來挾詐反覆傾我國家蓋非可結以恩信事以仁義者借令虜中有故上下紛雜天屬盡歸河南遂復我心德其厚賜謹守信誓數年之後人情益解士氣潛消彼或內變既平指瑕造讒肆無厭之欲發難授之請其將何辭以對顧事理可憂又有甚於此者願

名臣錄卷之六
陸下積意兵政將士漸孚一旦北面事虜聽其號令比
肩遣使接武求盟小大將帥孰不解體陛下方經理河
南而有之臣知其無與赴功而共守者也蓋自堯舜以
來人主奄有天下非兵無以立國未聞委質夷狄可以
削平禍難遠而石晉之近而叛豫著人耳目歷歷可想
戰國之時楚懷王入覲于秦一往不返逮今千載之下
為之痛心由辨之不早也漢高祖知項羽寡恩少義其
和不可恃故雖再敗固陵甘心不悔茲二事者足為今
之戒矣

朱弁使金還見便殿對

宗高宗紹興十三年

弁謝且曰陛下與金人講和上返梓宮次迎太母此皆知時知幾之明然時運而往或難固執機動有變宜鑑未兆盟可守而詭詐之心宜嘿以待之兵可息而消弭之術宜詳以講之金人以黷武爲至德以苟安爲太平虐民而不恤民廣地而不廣德此皆天助中興之勢若時與幾陛下既知於始願圖厥終

○張浚論時事疏

宋高宗紹興十六年

先是浚因筵見欲力論時事以悟帝意以母太夫人許氏年高爲念許氏知之誦其父咸紹聖初舉制科策曰臣寧言而死於斧鉞不忍不言而負陛下浚意遂決既

上疏言當今事勢如養大疽於頭目心腹之間。不決不止。遲則禍大而難決。疾則禍輕而易治。此臣所以食不下咽而一夕不能安也。

○朱熹上封事

宋高宗紹興三十三年

言聖躬雖未有過失而帝王之學不可以不熟講。朝政雖未有闕遺而備豫之計不可以不早定。利害休戚雖不可徧以疏舉。然本原之地不可以不加意。又曰今日之計不過備政事。攘夷狄。然計不時定者。講和之說疑之也。又曰四海利病繫斯民之休戚。斯民休戚繫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本原之地

亦在朝廷而已。

○張栻省察天理對

宋高宗紹興三十三年

召浚子栻赴行在栻之見上也即進言曰陛下上念宗社之讐耻下憫中原之塗炭惕然於中而思有以振之臣謂此心之發即天理也願益加脩省察而稽古親賢以自輔母使其少息則今日之功可以立成帝大異之

朱熹上封事

宋孝宗隆興元年

上初即位既上封事而言金人於我有不共戴天之讐不可和也明矣願斷以義理之公閉關絕約任賢使能立紀綱厲風俗數年之後國富兵強視吾力之強弱觀

○胡銓諫止金國通問疏

宋孝宗隆興二年

銓言虜不可和恐再拜不已必至稱臣稱臣不已必至請降請降不已必至納土納土不已必至與襯與襯不已必至如晉帝青衣行酒而後爲快儻乾剛獨斷追回使者絕請和之議以鼓戰士下哀痛之詔以收民心天下庶乎其可爲矣如此則省數千億之歲幣專意武備足兵足食無書名之耻無去大之辱無再拜之屈去十吊而就十賀利害較然矣詩云無用婦人之言今舉朝之士皆婦人矣

劉珙辯漢高帝悅學重儒對

宋孝宗乾道三年

珙言於帝曰世儒多病漢高帝不悅學輕儒生臣以爲高帝之聰明英偉其所不悅特腐儒之俗學耳誠使當世之士有以聖王之學告之臣知其心將竦然敬信而其功烈所就不止於是而已蓋天下之事無窮而應事之網在我惟其移於耳目動於意氣而私欲萌焉則其網必弛而無以應夫事物之變是以古之聖王無不學而其學也必求多聞必師古訓蓋將以明理正心而立萬事之綱也此綱既立則雖事物之不一變萬化而在我常常整整而不紊矣惜乎當時學絕道喪未有以是告高帝者帝亟稱善

○陳俊卿諫騎射

宋孝宗乾道五年

俊卿言於帝曰陛下未能忘騎射者蓋志圖恢復耳誠能任智謀之士以爲腹心仗武猛之將以爲牙爪明賞罰以鼓士氣恢信義以懷歸附則英聲義烈不出樽俎之間而敵人固以逡巡震懼於千里之遠尚何待區區馳射於百步之間哉

○劉珙辭荆襄宣撫使劄

宋孝宗乾道七年

五月起復劉珙同知樞密院事爲荆襄宣撫使珙辭不拜其劄子云臣材質庸下無以踰人陛下起之衰經付以樞筦懇辭未允重膺委寄昇以荆襄軍威之任豈非

以荆襄上流吳蜀要害臣嘗備數江陵深知兩路事宜故不謀群臣特加擢用夫荆襄之事臣實講之詳矣大槩兵力單薄財賦匱乏要當責兩路帥臣訓練民兵以增壯軍聲令荆南守臣用度牒財本措置回易以增廣邊用此荆襄今日之急務也然而利害之大則不在荆襄荆襄四肢也朝廷腹心元氣也元氣強則四肢壯百邪不能害元氣虛則四肢弱風薄則不仁濕侵則爲腫朝廷施設得宜根本全盛則荆襄利害可以漸圖朝廷施設未中事机根本弗固則荆襄雖得臣百人悉心經理亦何足恃臣請先論國家大計而後及根本之實何

謂大討恢復是也陛下卑宮室而菲飲食未明求衣且
盥而食嘗恢復是圖然而曠日持久績用未著者有恢
復之形而未盡恢復之實故也大抵有實無形則計定
事成而敵人不覺有形無實則速禍致寇而無以待之
燕昭王即位於破燕之後與百姓同甘苦卑身厚幣以
招賢者乃與樂毅謀伐齊一舉而下七十餘城漢昭烈
既殞數歲魏人寂然無聞及諸葛亮師出祁山魏人聞
之朝野恐懼此有實無形之明效也夫虜之不能忘我
猶我之不能忘虜也其措心積慮豈一日而忘南牧所
以數年之間邊警不著彼亦懲逆亮之輕舉而思萬全

之謀耳。今兵未動而聲先聞，實未至而形先見，使虜人
謀我日深，備我日嚴，張虛聲，乘實禍，所謂有恢復之形
是也。何謂恢復之實？備已也。求賢也。恤民也。用將也。養
兵也。以備已爲本，以求賢爲先，以恤民爲重，然後用將。
養兵次第舉矣。此本末先後之序也。昔周宣王側身脩
行，而王化復行，此內脩之本也。任賢使能，見於蒸民之
雅，哀矜鰥寡，見於鴻鴈之什，采芑之任，將帥車攻之簡，
車徒政事之大，亦無過此四者。夫治國平天下之本，不
在於禮樂刑政之具，而在於人君之一身。一身之善惡，
在於一念之積。一念既正，則見善必明，賢否是非判然。

於前而治效之遠莫於千里之外其矣人主備已之難也蓋左右前後忠直之臣常少諛佞之臣常多彼其先意承志以悅吾之心乘間伺隙以中吾之欲視聽一惑念慮隨差遂使黑白倒置邪正雜揉而治亂分矣願陛下求直諒博洽之臣日與之講論古義以廣多聞之益舍一已之見而以天下之見爲見去一已之智而以衆人之智爲智諂諛之士希旨之言必察而逐之敢陳之士逆耳之言必容而受之使聖德日新又新以之用賢則賢可得以之恤民則民自安至於任將帥治軍旅則何功不成何欲不遂此恢復之本也陛下當饋而歎側

席所思未嘗不求賢也然而所用未必盡實材所舉未必合公議今群臣之中亦有文武如尹吉甫柔嘉如仲山甫孝友如張仲者乎若猶未也田野之間草廬之下安知無卧龍伏雛在陛下力求之耳若欲求一世之真賢當先養正臣之直氣今和侯未盡去而忠直日銷沮臣恐求賢之實未盡也陛下有惻怛之心有寬大之詔未嘗不恤民也然而今日雖有字民之官而不得舉字民之取版曹之所驅摧惟財賦是求上司之所督迫惟歲計是急至於獄訟罕肯留心加以水旱重之以盜賊遂使閭閻窮悴生理蕭條求其勞來還定安集劬勞

未見其人。臣恐恤民之實未盡也。案壇授鉞去故易新。未嘗不用將也。然而昔之掎剋豐已。腹下媚上。逐之當矣。而新所揀擇多膏粱子弟。又使悍將廁於其間。恐未易制也。今之諸將亦有壯猶如方叔。維翰如召虎者乎。夫鶻之老者搏擊尤峻。鷹之饑者側翅隨人。少年有口辨。未必皆人才。老将之餘過。未必可終棄。此曹非忠肝義骨。惟官爵是圖。緩急之間。欲其肯出死力。以身先士卒。難矣。臣恐用將之實未盡也。大農之費大半耗於軍中。未嘗不養兵。然而古之所謂士卒有椎牛釀酒之樂。有投石超距之氣。為主將者有投醪之惠。有吮疽之恩。

今主將視士卒如草芥。士卒視主將如仇讐。軍籍有闕。則扯拽市人。投縛客旅。至有截肢斷臂。以幸避免者。軍人之子弟。惟恐主將拘之軍中。徃徃投籍吏役。竄名市井。甚則削髮入空門。披緇爲童行。其不願充軍如此。則又安能使之樂於戰鬪。望其闕如虢虎。如雷如霆乎。臣恐養兵之實未_也。至於理財未盡實。而府庫尚空虛。豐儲未盡實。而邊廩少餘積。內政未脩。何以外攘。又况民窮兵怨。盜賊將竊於邦域之中。乃欲鳴劍於伊吾之北。此臣之所未諭也。臣願陛下上觀天時。下順民心。痛闢誕設之說。力排誣罔之圖。毋規小利。毋泄大謀。強固本。

根靜以待動，勿示以恢復之形，增脩德政，求賢審官，安民和衆，用將養兵，如周宣王之內脩政事，如衛文公之秉心塞淵，如漢光武之沉幾先物，此恢復之上策也。人事若盡，天命自至，然後乘機伺釁，以興六月之師，犁庭掃穴，在反掌間耳。

楊甲廷對策

宋孝宗淳熙二年

甲對策言恢復之志不堅者二事，其一謂妃嬪滿前，聖意幾於惑溺，其一謂策士之始，其及兵者不過一言而已，是以談兵革爲諱，論兵革爲迂也。

○朱熹應詔直言疏

宋孝宗淳熙六年

熹上疏言天下之大務莫大於恤民。恤民之本又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今日民間特以稅重爲苦。正緣二稅之入朝廷盡以供軍。而州縣無復贏餘。則不免於二稅之外。別作名色巧取於民。今民貧賦重。若不計理軍實去其浮冗。則民力決不可寬。惟有選將吏覈兵籍。可以節冗費。開廣屯田。可以實軍儲。練習民兵。可以益邊脩。今日將帥之選。率皆膏粱子弟。廝役凡流。所得差遣爲費已是不貲。到軍之日。惟望哀歛。刻剝以償債負。揔饋餉之任者。亦皆倚負幽陰。交通貨賂。其所驅催東南數十州之脂膏骨髓。名爲供軍。而輦載以輸。權倖之門。

者不可以數計。然則欲計軍實以紓民困，必書及前之所爲。然後乃可革也。授將印委利權，一出于朝廷之公議，則可以絕苞苴請托之私，而刻剝之風可革。務求忠勇沉毅實經行陣之人，則可以革輕授非才之弊。而軍士畏愛蒐閱以時，竄名冗食者不得容於其間。又擇老成忠實通曉兵農之務者，使領屯田之事，付以重權責其久任，則可以漸省列屯坐食之兵。稍者州郡供軍之數，軍籍既覈屯田既成，民兵既練，州縣事力既紓，然後可以禁其苛歛，責其寬恤，庶幾窮困之民得保生業，無復派移漂蕩之患矣。

○張栻辨伏節死義辦事之臣對

帝嘗言伏節死義之臣難得。栻對當於死。顏敢諫中求之。若平時不能犯顏敢諫。他日何望其仗節死義。帝又言難得辦事之臣。栻對當求晚事之臣。不當求辦事之臣。若但求辦事之臣。則他日敗陛下事者。未必非此人也。

○朱熹極言政事疏

宋孝宗淳熙七年

是年大旱。熹上疏言天下之本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今宰相臺省師傅賓客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之臣。上以惑惑陛下。

之心志下則招集天下士大夫之嗜利無耻者盜陛下之權竊陛下之柄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一二人之門名爲陛下獨斷而實此一二人者陰執其柄臣恐莫大之禍必至之憂近在朝夕而陛下獨未知之、

○黃治聽言擇言疏

宋孝宗淳熙十年

治嘗奏云因言固可以知人輕聽亦至於失人是故聽言不厭其庸廣則庶幾其無壅擇言不厭其審審則庶幾其無謬又嘗言居家不欺親仕不欺君仰不欺天俯不欺人幽不欺鬼神何用求福報哉、

朱熹正心誠意對

宋孝宗淳熙十五年

周必大薦熹爲江西提刑入奏事或要于路曰正心誠
意之論上所厭聞慎勿復言熹曰吾平生所學惟此四
字豈可隱默以欺吾君及入對首言陛下居虛明應物
之地而天理有所未純人欲有所未盡是以爲善不能
克其量除惡不能去其根一念之頃公私邪正是非得
失之機交戰於其中願自今以往必自一念之頃而察
之果天理邪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少有壅隔果人欲邪
則堅以遏之而不使少有疑滯推而至於言語動靜之
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則聖心洞徹而天下

之事將惟陛下所欲爲無不如意矣

朱熹投匭進封事

宋孝宗淳熙十五年

以朱熹爲崇政殿說書熹筴不至投匭進封事其畧曰
今天下大勢如人有重病臣不暇言且以天下之大本
與今日之急務言之蓋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
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紀綱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
政六者是也古先聖王兢兢業業持守此心雖在紛華
波蕩之中幽獨得肆之地而所以精之一之克之復之
如對神明如臨淵谷猶恐隱微之間或有差失而不自
知是以建師保之官列諫諍之職凡飲食酒漿衣服次

舍器用財賄與夫宦者宮妾之政無一不領於冢宰使
其左右前後一動一靜無不制於有司之法而無纖芥
之隙瞬息之頃得以隱其毫髮之私陛下之所以精一
克復而持守其心果有如此之功乎所以修身齊家而
正其左右果有如此之效乎官省事禁臣固不得而知
至於左右便嬖之私恩過過當自王忤既逐之後諸將
差除多出此人之手腹心之臣外交將帥共爲欺蔽而
陛下不悟反寵暱之則陛下之所以正其左右者未能
反古之聖王明矣至於輔翼太子則自王十朋陳良翰
之選宮僚之選說爲得人而能稱其職者蓋已鮮矣又

時使邪佞之妄之輩或得參錯於其間所謂謂
以應文備數未聞其有獻觀之效至於授容朝夕陪侍
燕遊者又不過使臣宦者數輩而已宜討論前典立師
傳賓客之官云春坊使使而使庶事庶子各復其職至
於選任大臣必以陛下之聰明豈不知天下之事必得
剛明公正之然後可任哉其所以常不得如此之人
而反容鄙夫庸位者直以一念之間未能撤其私蔽
差用剛明公正之人以爲輔相則恐其有以妨吾之事
害吾之人而不得肆是以選掄之際常先排擯此等而
後取寒懦軟弱或至庸極陋者舉而加之於位是以除

書未出中外已逆知其非天下之第一流矣至於振肅
紀綱變化風俗則今日宮省之間禁密之地而天下不
公之道不正之人顧乃得以窟穴監據於其間及其作
姦犯法陛下又不能深割私愛付諸廷議是以紀綱不
能無所撓敗紀綱不振於上是以風俗頹敝於下而浙
中爲尤甚以珠玉爲脯醢以契券爲詩文字宰相可啗則
啗宰相近習可通則通近習惟得之求無復廉耻一有
剛毅中正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間則群議指爲道學
而加以矯激之罪以此二字禁錮天下之賢人君子此
三代之事尚復忍言之哉至愛養民力脩明軍政則

自屢充文戶不詳歲入窠名之必可其號

爲歲終羨餘之資而弊之內帑顧以有名無實積累掛
欠空載簿籍不可催理者撥還版曹以爲內帑之積徒
使版曹闕乏日甚督趨日峻中外承風競爲苛急此民
力之所以重困也諸將之求進也必先掎克士卒以殖
私財然後以此自結於陛下之私人祈以姓名達於陛
下之貴將具奏推薦以爲得人豈知其論價輸錢已若
晚唐之債帥矣夫將者三軍之司命而其選置之方乖
刺如此故其所以爲將帥者皆庸夫走卒而尤望其
備軍政激士卒以強國勢豈不謬哉凡此六事皆不可

緩而本在於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不正一有
人心私欲以介乎其間則雖欲億精勞力以求正夫六
事者亦將徒爲文具而天下之事愈至於不可爲矣

劉光祖奏弛道學之禁

宋光宗紹熙元年

殿中侍御史劉光祖乞禁道學之議入對言曰近世之
是非不明則邪正互攻公論不立則私情交起此實爲
國家之禍福祉稷之存亡甚可畏也本朝士大夫學術
最爲近古初非有強國之術而國勢尊安根本深厚不
幸而壞於熙豐之邪說至紹聖元符之際群兇得志絕
滅綱常崇觀而下尚復何言臣始至時聞有譏斥道學

之說而實未覩朋黨之分逮臣後來則朋黨已成而忠
諫者獲罪矣夫以忠諫爲罪則去紹聖幾何哉今徃徃
以推忠之言謂爲沽名之舉至於潔身以退亦曰憤懣
而然欲激怒於至尊必加以訐訕臣欲息將來之禍
故不憚反覆以陳伏乞聖恩豁然永爲皇極之主使是
非由此而定邪正由此而別道學之譏由此而消朋黨
之迹由此而喪和平之福由此而集則生靈之幸社稷
之福也不然相激相勝展轉反覆爲禍無窮臣實未知
稅駕之所帝下其章讀者至於流涕何澹見之數夕恍
惚無措

朱熹奏四事

宋光宗紹熙五年

熹一日便殿奏四事其一曰天下之事有常有變而其所以處事之術有經有權當事之常而守其經雖聖賢不外乎此而衆人亦可能焉至於遭事之變而處之以權則惟大聖大賢惟能不失其正而非衆人之所及也乃者天運艱難國有大咎太皇太后躬定大策陛下寅紹丕圖而卿之危者安離者合天下之勢翕然而大定此亦謂處之以權而不失其正矣然至今三月而天變未盡消地變未盡弭君親之心未盡懽學士大夫群黎百姓或反不能無疑於逆順名實之際猶有可諉者亦

曰陸之心前日未嘗有求位之計今日未嘗忘思親之
懷而已此則所謂道心微妙之全體天理發用之本然
而所以行權而不失其正之根本誠能克吾未嘗求位
之心則可以盡吾負罪引慝之誠克吾未嘗忘親之心
則可以致吾溫清定省之禮終始不越乎此而天倫可
正大本可立矣至於問安視膳之行十日一至而不得
見則繼以五日五日一至而不得見則繼之以三日三
日而不得見則二日而一至以至於一日而無不至焉
俯伏寢門怨慕號泣雖勞且辱有所不憚然而親心猶
未底豫慈愛猶未復初逆順名實之際不渙然而冰釋

則臣不信也其二言帝王之學其三言湖南財計其四
言湖北徭人侵擾事

○朱熹極言四事

宋光宗紹熙五年

熹奏疏極言四事其一畧曰聞有旨脩葺舊日東宮爲
屋三數百間外議皆謂陛下意欲速成早遂移蹕以爲
便安之計臣恐不惟上帝震怒災異數出亦恐畿甸百
姓當饑餓流離之際忽見朝廷大興土木或至怨忿切
以生他變此臣之所大懼也其二畧曰壽皇定省之禮
適日一再過宮亦未得見泛然而往泛然而歸太上皇
亦謂之必以爲此徒備禮而來實無心求見我之意其

深閉固拒而不容見宜矣如此則怨懼何時而已乎此
又臣之所大懼也其三畧曰今陛下即位未能旬月而
進退執移易甚諫皆出於陛下之獨斷大臣不與謀給
舍不及議正使實出於陛下之獨斷其事悉當於理亦
非為治之體况中外傳聞皆謂左右或竊其柄而其所
行又不能盡允於公議此弊不單臣恐名為獨斷而主
威不免於下移欲以求治而反不免於致亂此又臣之
所大懼也其四畧曰殯宮之卜偏信臺史之言而不復
廣詢術人以求吉地既不為壽皇體魄安寧之慮又不
為宗社血食以遠之圖此又臣之所大懼也

楊宏中等伏闕上書

宋寧宗慶元元年

宏中與周端朝、張衡、林仲麟、蔣傳、余範等六人伏闕上書，言當國家多難，汝愚位樞府，本兵柄，不以此時爲利。今天下安恬，乃獨有異志乎？章穎、李祥、楊簡發於中，激力辨其非，即遭斥逐。今李沐自知邪正不兩立，思欲盡覆正人，以便其私，必托朋黨以罔陛下之聽。恐君子小人消長之機，於此一判，則靖康已然之驗，何可再見？伏願陛下念汝愚之忠，勤察祥簡之非，黨灼李沐之回邪，式幸沐以謝天下，還祥簡以收士心。

宋寧宗嘉定五年

宋寧宗嘉定五年

雷雨太廟屋壞樞直學士院真德秀上疏曰臣嘗觀經籍史傳所志自非甚無道之世未聞震霆之驚及於宗廟者魯之展氏大臣耳己卯之異春秋猶謹書之蓋震霆者上天至怒之威宗廟者國家至嚴之地以至怒之威而加諸至嚴之地其爲可畏也明矣古先哲王遇非常之變異則必應之以非常之德政未嘗僅舉故事而已今日避殿損膳之外咸無聞焉或者固已妄議陛下務爲應天之文而不究其實矣臣願陛下內揆之一身外察諸庶政勉進君德毋以泰養安逸爲心博通下情深求致異召和之本庶幾善祥日應咎徵日消矣

真德秀言濟王之寃

宋理宗寶慶元年

真德秀入對因曰三綱五常扶持宇宙之棟幹莫安生
民之石柱人而無此冠裳而禽犢矣國而無此中夏而
裔夷矣晉廢三綱而劉石之變興唐廢三綱而羯胡之
難作我朝立國根本仁義先正名臣或以爲家法最嚴
或以爲大綱甚正陛下初膺大寶不幸處人倫之變有
所未盡流聞四方所損非淺雲川之變非濟邸本志前
有避匿之迹後聞摘討之謀情狀本末灼然可見願詔
有司討論雍熙追封秦邸舍罪卹孤故事斟酌行之雖
濟王未有子息興滅繼絕在陛下耳帝曰朝廷待濟王

可謂至矣。德秀對曰：陛下友愛之心，可謂無所不至，但謂此事處置盡善，臣未敢仰承聖訓，親舜所以處象，則陛下不及舜明甚大。抵人主當以二帝二王爲師，秦漢以下人君舉動不皆合理，難以爲法。帝曰：善。

真德秀乞收人心疏

宋理宗寶慶元年

其畧曰：太平與國中，秦邸事作，太師王溥等儀于朝堂者七十有四人，然后有詔裁決，以大事不可輕也。康定慶曆間，求西帥，必取當世第一流，宰相呂夷簡至，忘誓薦進，以重任不可輕也。往者雲川之獄，未聞有參聽於槐棘之下者。又如淮蜀一閩之除，皆出僉論所期之外。

天下之事非一家之私何惜不與衆共此收人心之一
事也賞罰適平則人莫得而議今有功罪同而賞罰異
者朝廷之於天下當如天地之於萬物栽培傾覆付之
無心○可使一毫私意於其間哉此收人心之二事也當
乾淳間有位於朝以饋遺及門為耻受任于外以苞苴
入都為羞今熏染成風恬不之怪果若息天下之謗莫
若反其物罪其人則心迹暴白此收人心之三事也治
世氣象欲其寬裕不欲其迫蹙○策者以說言之故藉有
譏訶之令譏訶則已過矣甚至於流竄焉都城之民搖
手相戒宜解密網達下情此收人心之四事也又言朝

廷之上敏銳之士多於老成政事之才富於經術雖嘗以耆艾褒傳伯成楊簡以儒學褒柴中行以恬退用趙著劉宰然前之三臣止加異數未聞聘召至於亮直敢言如陳宓徐僑皆未蒙紀錄願處伯成簡於內詞置中行於經幄擢宓僑於言地

○真德秀奏三劄

宋理宗端平元年

德秀入對以大學衍義上進因奏三劄一言臣向爲先帝陳祈天永命之戒其說出於召公然反覆召誥一篇綱目曰敬德曰小民而已傳曰敬者德之聚儀狄之酒南威之色監遊弋射之娛禽獸狗馬之玩有一於此皆

可害敬其可石或此祈天永命之一也天之視聽因民之視聽民心之向背即天之向背權臣之末貨賂公行誅求既廣民不堪命陛下宜戒郡邑掊剝停邊闢科調此祈天永命之二也二言進取有二難用兵莫急於人才今舉世所屬曾不數人一難也臣嘉定中嘗乞經理兩淮墾田積穀而權臣視爲迂闊塞下之備枵然一旦舉兵乃漕澍米由江入淮汴既久湮又須陸運勞費甚於登天二難也夫此二難欲整治之非十年不能此正諸葛亮閉關息民之時也願以稅歛靠實爲主又言今日事勢猶以和扁繼庸醫作壞之後一藥之誤代爲庸

醫受責矣。兢業戒謹尤當百倍。三言戰守之論不同。同
於爲國。元祐中廩廩向治。惟群賢自相矛盾。小人得以
乘之。願平心商確以前事爲戒。帝輒稱善。

○魏了翁上封事

宋理宗端平元年

了翁入對曰。陛下以聖智之資而爲權臣所據者十年。
臣觀陛下雖曰勢重形佚。其實巍然孤立。試思當事變
患來之時。可以繫天下之重者。誰歟。詩曰。价人維藩。太
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此六
者。守邦之要道也。又曰。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今日
疆事。天下之存亡繫焉。陛下其忍以祖宗天下存亡之

機而付之二三遺臣聽其自爲而畧不加之意乎又言
儒生與戚宦不兩立而用儒受言與聲音酒色亦異途
此重則彼輕勢使然也

孟珙奏守襄陽疏

宋理宗嘉熙三年

孟珙復襄陽襄既復珙奏曰取襄不難而守爲難非將
士不勇也非車馬器械不精也實在乎事力之不給爾
襄樊爲朝廷根本今百戰而得之當加經理如護元氣
非甲兵十萬不足分守與其抽兵于敵來之後孰若保
此全勝練兵集謀此不爭之爭也乃益置先鋒馬

趙葵論用人疏

宋理宗淳祐二年

蔡上疏曰今天下之事其大者有幾天下之才其可用者有幾吾從其大者而講明之疏其可用者而任使之有勇略者治兵有心計者治財寬厚者任牧養剛正者持風憲為官擇人不為人而擇官用之既當任之既久然後可以責其成效帝嘉納之

徐元杰論起復史嵩之疏

宋理宗淳祐四年

先是嵩之開督府竭國用而無成功論者甚衆及以父喪去位詔起復之徐元杰上疏曰陛下為四海綱常之主大臣身任道揆扶翊綱常自聞嵩之有起復之命凡有父母之心者莫不失聲涕零是果何為而然人心天

理誰實無之與及此非可使聞於隣國也臣懇懇納忠何敢詆訐特為陛下愛惜民彝而已

○太學生王愷伯等論史嵩之疏

宋理宗淳祐四年

元杰既去於是太學生黃愷伯等四十人具書曰嵩之心術回邪蹤跡詭秘羅天下之小人為私黨奪天下之利權歸私室在朝廷一日則貽一日之禍一歲則貽一歲之憂萬口一辭惟恐其去之不速而陛下起復之何况大臣佐天子以孝治天下者也孝不行於大臣是率天下而為無父之國矣古者國有釋衰經從王事者以其才足濟時也陛下起復嵩之謂其有折衝萬里之才

歟則嵩之本無捍衛封疆之能謂其有經理財用之

歟則嵩之本無足國裕民之能且嵩之之為計亦奸矣

自入相以來知二親年耄慮其不測思為起復之計起

復未卒哭馬光祖為淮東總領未終喪制許堪為鎮江

守臣以預為已之地也故今里巷為十七字之謠曰光

祖做總領許堪為節制丞相要起復援例夫以里巷之

小民猶知其姦陛下獨未知之乎嵩之當五內分裂之

時方且擢姦臣以司喉舌謂其必無陽城毀白麻之辱

也祖私黨以據要津謂其必無惠卿反噬之虞也夫自

古大臣必出忠孝之門而五刑之罪莫大於不孝若以

法繩之雖置之欽鉞猶不足謝天地况復置之具瞻之位乎

○太學生作捲堂文

宋理宗淳祐四年

時范鍾領相事諷京尹趙與籌逐游士諸生聞之作捲堂文以辭先聖曰天之將喪斯文實繁興衰之運士亦何負於國遽罹逐斥之辜祖宗立國廣學儲才蒙教育以如天恨補報之無地實惟公議不利小人今見義而不爲當行已而有耻苟爲飽煖是貪周粟之差相與携時毋謂秦坑之慘斯言既出明日遂行

社範上五事

宋理宗淳祐四年

範入相首上五事曰正治本請政事當常出於中書毋使旁蹊得竊威福曰肅宮闈謂當嚴內外之限使官府一體曰擇人才謂當隨其所長用之而久於職毋徒守遷轉之常格曰惜名器請如文臣貼職武臣閣衛不當爲徇私市恩之地曰節財用謂當自人主一身始自宮掖始自貴近始考封椿國用出入之數而補窒其罅漏求監筭楮幣變更之目而斟酌其利害仍乞早定國本以安人心

○吳潛入對致亂之由

宋理宗開慶元年

潛入對言今邠被兵湖南擾動推原禍根由近年姦

臣檢士設為虛談遂國誤軍仁賢空虛名節喪敗天怒
而陛下不知人怨而陛下不察稔成兵戈之禍章鑑高
鑄管與丁大全同官傾心附麗躡躑躅要途蕭秦來等群
小導沓國事日非浸淫至于今日沈炎實其爪牙而任
臺臣甘為搏拏姦黨盤據血脉貫穿以欺陛下致危亂
望令炎等與祠鑄等羈管州軍

陳著論買公田之害

宋理宗景定元年

著作即陳著復上書曰似道居外闈則志在欺君處端
揆則務于濟民欺君則將來敵兵以危社稷濟民則必
施重刑以病國本自古以來未有將相如此而能致隆

平者臣見民不穩命禍未可測乞罷買公田斥逐似道庶可救國而安民、

元許衡陳時務五事

宋度宗咸淳三年

元議中書省事許衡乞歸鄉里許之衡陳時務五事一曰立國規模言國家當行漢法齊一吾民使之富實興學以成至治之效陛下苟能漸之摩之待以歲月篤信謹守不雜小人不營小利不責近效不恤浮言則致治之功可成也二曰中書大要領俸祿以資仕者之養立銓法以紓失職之怨外設監以糾察污濫中書管天下之務不勝其負大要在用人立法二者而已三曰為君

難以踐言人君不患出言之難而患踐言之難知踐言之難則其出言不容不慎矣苟從古者大學之道以修身為本凡一事之來一言之發必求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熟思而審處之雖有不中者蓋鮮矣防欺人君以知人為貴用人為急用得其人則無事於防矣既不出此而欲防其欺雖堯舜不能也任賢益戒禹曰任賢不貳貳之一言在大禹猶當警省况後世人主哉此任賢之難也去邪得民心三代而下稱盛治者無如漢文景然當時天象數變而文景專以養民為務今年下詔勸

農明年下詔減租後懇愛如此其民心得而和氣

應也順天道六者為目以修德任賢愛民二者為要
曰農桑學校五曰慎微元主嘉納之